

苦
論

五
季

後學吳讓之書首

同治四年湘鄉曾
氏孫子金陵節署

春秋世論卷一

船山遺書十六

衡陽王夫之議

隱公

王道衰而春秋作春秋者以續王道之絕也天子不能有王者之德而王者之道存則天下猶足以王穆昭以降周德衰矣德衰於一人道未圯於天下周病矣王未病也故周不再昌而無損於王夏商之季固猶是矣古帝王之經綸以千餘歲文武周公之集成以百年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有以持之也德棄天下天下不親道持天下天下不崩不親者一姓之澤竭也不崩者古今之勢立也有聖人者

起因而治之猶手授之矣盜賊不得而窺□□不得而躡
則何弗如其手授之晉盜賊□□而寅之天位者則封
建之廢也此聖人之所甚愁也封建之廢廢於諸侯之橫
極則必返之勢也諸侯之橫橫於王權之不立王權之不
立以喜怒任匪德加諸侯而喪其道也凡此者皆周桓王
爲之也平王之不恤其親不撫其民德之衰也夷厲以降
之所均也桓王之任私貪賄用匪德以解先王之紐道之
圯也三代末世之所未有也故平王足以亡周而桓乃以
壞亂五帝三王封建之天下是以春秋託始焉周之東遷
晉鄭焉依近於天子者天下之所視也尊視之同尊親視

之同親怨視之同怨侮視之同侮鄭伯不能爲政而奪以
與虢公乃鄭伯敢於怒而天子且撫之如驕子翼侯爲曲
沃所逐不能拯其亂而立其子以求解於曲沃晉鄭之睨
王而土梗之宜矣夫旣土梗之則不復知有桓而叛桓不
知有桓而蔑周不知有桓而舉天子諸侯之等殺滅裂以
無餘祝聃之矢集於王躬而人維裂矣侯伯而盜賊矣曲
沃之麻改用夏正而天維裂矣□□而□□矣夫旣侯伯
而可盜賊則有力者之纓鉏棘矜以起何弗竊也夫旣□
□而不奉正朔以自君其國則□□而入□□何弗可爲
主也嗚呼聖人以萬國奠天子而以天子榮萬國萬國之

得立天子綱之也正朔可改而天唯人造王可射而人唯
力競則王不能居萬國之上而萬國亦無以自居至於六
國彊秦而封建不能不裂矣漢氏雖欲復之而固不能矣
復之不能而□□窺天□□攘正吾不知天下之所終哀
哉桓王之爲君晉鄭之爲臣禍延於數千年而弗息也故
赤眉黃巾之毒劉石金元之禍自周以前天下之所未有
而皆於是乎成之桓王之不王王道之永喪惡百於桀紂
而害甚於洪水前桓王立之三年而春秋作其憂深矣其
義明而其禍不可救則何以言乎續也盜賊□□迭主□
□而猶知其非以往來絕續繫人紀於不亡也是則聖

人之所續也

君子相喻以性小人相安以習聖人知其然而莫之能違故齊一天下以其所自然而天下安之貴者習於貴賤者習於賤嚮者習於嚮背者習於背如腓之從股險之衛目莫喻其故而卒不舍嗚呼誰破其習使數舍其舊而不驚則春秋之始是也宋公不王而鄭以爲名伐之猶習所嚮也鄭射王而背者亦不驚矣翼侯之奔哀侯以立猶習所貴也錫曲沃命而賤者亦不驚矣夫法固有所困恩固有所殫鄭卽服上刑而亦與殺人者死均也錫曲沃命而恩殫矣曲沃固曰王不授我而豈曰無衣七也於是天下乃

幡然於習貴習賤習嚮習背者之徒爲爾而疑聖人之愚
已矣人棄其習而賤何弗可貴嚮何弗可背賤何弗可貴
而貴亦何弗可賤秦之雍侯王如草芥而劉聰且使晉帝
行酒○嚮何弗可背而背亦何弗可嚮朝耦耕夕北
面而○休戴泚以一朝馮道終身而五主不驚也夫聖人
欲保天下之習而後世亟亂其性始於小人終於君子悲
夫吾不知其所歸也

王者不治□□謂夫非所治者也代之北粵之南海之東
碯之西非所治也故漢之涉幕北隋之越海東敝己以求
彊於外與下道舛而速禍非所治而治之則自敝所治而

不治則自潰春秋之時允吾已姓陸渾甲潞之□□旣已
授索而列於胡堂之末位如之何其可弗治弗與治之則
悍而自雄不以其治治之則假之利器以相向春秋之譏
會戎非譏其不外戎譏其假之會也始假之禮繼假之兵
而利器在彼矣秦晉假狄兵以相伐魯假戎會以使抗是
君子之所憂也以□心之族居吾之宇下羈縻而與吾之
職貢有天下者之所尤戒何也以非所治而又弗容已於
治欲治之而又莫從治也故春秋之□□不能大有所傷
於□□而聖人惕然深憂之千歲之下□所從生終在於
此則豈不諒哉成乎不可外之勢外之不可終不可以治

治之內之不安則患伏而發不可解矣藉其可以外而置之不治苟非漢武隋煬之貪婞閉關而擯之夫豈難哉聖人之懼懼其不能外者也不能外將內之乎而抑不能內也不能內則一旦外之乎而又成乎不可解故樹戎狄於東徐上黨伊雒之間俾與乎明堂之末位商末之亂政也周公革之未訖仲尼憂之無已□□而下有□□者弗知懲焉然且予之階爵而假之禮輒爲徵調而假之兵逆萌一旦害成百年然後知聖人之憂非已甚也知幾焉爾故曰知幾其神乎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故二霸者春秋之終始宋不成

乎霸者也楚之霸春秋之所弗霸秦霸西戎未及於中國也齊晉之霸也東遷以後戰國以前中國之勢歸焉爾而始終於鄭齊之僖襄桓之始基也晉之平昭文之餘緒也鄭始合於齊而山東之勢趨於齊裂王而開霸者鄭爲之鄭一貳於晉而漢北之諸侯并於楚裂霸而開戰國者亦鄭爲之石門盟而齊日彊鄭偕楚以滅許而晉日微夫鄭以其詐力挾可重之勢以重人而天下受其合離王子友之餘智也亦地爲之也春秋之勢懸於鄭戰國之勢懸於韓韓得鄭之故地掘周吭以爲天下制而所能自重祇以重人與鄭合轍故地不可憑智不可鬻憑地者爲天下奔

走鬻智者爲天下媒孽鄭韓居要而先亡秦處西戎漢居南鄭而卒帝咸有以夫

語曰無過亂門亂門者亂之所翕闢則鄭是也王子友者宣王之母弟幽王之叔父也幽王之難始懷二心以遠其宗國寄帑於東而視西周之亡旋并所託之國而席之爲安前莘後河而食虢鄆自以謂持天下之要而操其俛仰矣乃操天下之俛仰則天下俛而亦與之俛天下仰而亦與之仰此必然之勢也故亦終其國以爲人重輕而莫之自重且其觀望之智世相授以爲藏身之術數離之智亦世相授以爲叛合之趨周之東遷依之未久而首合於東

諸侯以破壞靈龍者則鄭也夫天下之合離與其治亂也則固有幾矣幾不可昧昧之者逆幾不可覺覺之者狂昧而不逆愚忠者也志士仁人之所蹈也覺而不狂已亂者也大人君子之所造也夫鄭則惡足語此哉覺幾之離因而離之覺幾之合因而合之宗國可弗恤尋盟可弗顧仇讎可以親匿怨可以友終春秋之世日左顧右盼以相天下之俛仰而合離智益察力益竭乃辱人賤行在其君辛苦墊隘在其民亂其室以亂天下而成乎亂門以終矣悲夫故齊之若無有周而自爲雄長也有心而不能必也鄭成之然後成矣彼其王室懿親而瓦解以去則王室之寡

助顯矣鄭用齊以亢周齊卽用鄭以徠天下奔走於魯宋
陳衛以爭合離者鄭而安坐以受天下之歸者齊凡夫小
人之智挾外援恃內寵毆天下以合於彊藩婦寺而自鳴
其豫曾不自知其億而權終倒授於人則其狡者適其愚
而已矣此呂布之以自亡而崔允之以亡唐者也王子友
以此爲家法寤生奉此爲薪傳其後於晉於楚一合一離
雖賢如子產而不能自拔於其習其流逮下師師相染鄧
析祖其詐以爲萬世之訟魁韓人居其地而司縱橫之啟
閉王子友之毒於是乎滔天矣故愚者之禍在逆智者之
禍在狂愚而不逆者有矣智而不狂者千百不得一也如

王子友之智誠不如其無智也

桓公

春秋之始鄭初爲周腹心之蠱以樹齊而忌王迹所不能得者宋魯耳齊鄭脅之賈之而猶傲立焉執弑隱而魯不能亢矣馮弑殤而宋不能亢矣鄭定魯則魯之制在鄭齊定宋則宋之制在齊是以雖戰於郕而魯不支載戰於宋而宋愈屈宋魯之爲齊鄭役齊鄭不能驅而宋魯自驅河決魚爛其潰自內也故何進無城南之禍則袁曹不能奪漢八王無蕩陰之變則聰勒不能剝晉高許無淮北之誑則維揚不淪黃左無上流之爭則白門不陷孫李無武攸

之激則滇黔不亡。口有幸而非幸。已有以亡而後或亡之。
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悲宜曰伯服之內裂而犬戎得
收其際也。

東諸侯之勢走齊南諸侯之勢走楚而周無以制其命五
霸之事興戰國之勢蚤成胥於桓王之世矣西諸侯之入
於秦南諸侯之入於楚北諸侯之入於晉周之所與依者
東諸侯而已齊早有貳心而鄭爲姦首魯懿親也鄰於齊
而弱於齊宋上公也鄰於鄭而與鄭不相下魯之所結衛
陳蔡之所依胥宋也會於稷而宋爲鄭使齊乃主會以置
執政於宋而操其命會於北杏而宋爲陳使齊乃自霸以